

白话

三國志

[晋]陈寿·撰

吴顺东·译

下



岳麓書社

白话

三國志

[晋]陈寿◎撰

吴顺东◎译

下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话三国志/(晋)陈寿撰;吴顺东译.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ISBN 978-7-80761-042-7

I. 白... II. ①陈... ②吴... III. ①中国—古代史
—三国时代—纪传体②三国志—译文 IV. K236.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0422号

白话三国志(上、下)

作者:吴顺东

责任编辑:管巧灵

封面设计:刘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25.375

字数:777千字

印数:1—8,000

ISBN 978-7-80761-042-7/K·259

定价:50.00元

承印:湖南望城湘江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 白话三国志卷一 魏书一
- 武帝纪第一 (1)
- 白话三国志卷二 魏书二
- 文帝纪第二 (25)
- 白话三国志卷三 魏书三
- 明帝纪第三 (33)
- 白话三国志卷四 魏书四
- 三少帝纪第四 (43)
- 白话三国志卷五 魏书五
- 后妃传第五 (66)
- 白话三国志卷六 魏书六
- 董二袁刘传第六 (74)
- 白话三国志卷七 魏书七
- 吕布臧洪传第七 (91)
- 白话三国志卷八 魏书八
- 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 (101)
- 白话三国志卷九 魏书九
- 诸夏侯曹传第九 (111)
- 白话三国志卷十 魏书十
- 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 (131)
- 白话三国志卷十一 魏书十一
- 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 (144)
- 白话三国志卷十二 魏书十二
- 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第十二 (160)
- 白话三国志卷十三 魏书十三
- 钟繇华歆王朗传第十三 (174)

白话三国志卷十四 魏书十四	
程郭董刘蒋刘传第十四	(190)
白话三国志卷十五 魏书十五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	(214)
白话三国志卷十六 魏书十六	
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	(227)
白话三国志卷十七 魏书十七	
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242)
白话三国志卷十八 魏书十八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第十八	(253)
白话三国志卷十九 魏书十九	
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	(265)
白话三国志卷二十 魏书二十	
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	(277)
白话三国志卷二十一 魏书二十一	
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	(286)
白话三国志卷二十二 魏书二十二	
桓二陈徐卫卢传第二十二	(298)
白话三国志卷二十三 魏书二十三	
和常杨杜赵裴传第二十三	(315)
白话三国志卷二十四 魏书二十四	
韩崔高孙王传第二十四	(327)
白话三国志卷二十五 魏书二十五	
辛毗杨阜高堂隆传第二十五	(340)
白话三国志卷二十六 魏书二十六	
满田牵郭传第二十六	(359)
白话三国志卷二十七 魏书二十七	
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	(372)
白话三国志卷二十八 魏书二十八	
王毌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	(385)
白话三国志卷二十九 魏书二十九	
方技传第二十九	(407)

- 白话三国志卷三十 魏书三十
 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420)
- 白话三国志卷三十一 蜀书一
 刘二牧传第一 (438)
- 白话三国志卷三十二 蜀书二
 先主传第二 (442)
- 白话三国志卷三十三 蜀书三
 后主传第三 (454)
- 白话三国志卷三十四 蜀书四
 二主妃子传第四 (460)
- 白话三国志卷三十五 蜀书五
 诸葛亮传第五 (463)
- 白话三国志卷三十六 蜀书六
 关张马黄赵传第六 (474)
- 白话三国志卷三十七 蜀书七
 庞统法正传第七 (481)
- 白话三国志卷三十八 蜀书八
 许糜孙简伊秦传第八 (488)
- 白话三国志卷三十九 蜀书九
 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 (497)
- 白话三国志卷四十 蜀书十
 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 (503)
- 白话三国志卷四十一 蜀书十一
 霍王向张杨费传第十一 (514)
- 白话三国志卷四十二 蜀书十二
 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譙郤传第十二 (521)
- 白话三国志卷四十三 蜀书十三
 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 (536)
- 白话三国志卷四十四 蜀书十四
 蒋琬费祎姜维传第十四 (546)
- 白话三国志卷四十五 蜀书十五
 邓张宗杨传第十五 (554)

- 白话三国志卷四十六 吴书一
孙破虏讨逆传第一 (567)
- 白话三国志卷四十七 吴书二
吴主传第二 (573)
- 白话三国志卷四十八 吴书三
三嗣主传第三 (590)
- 白话三国志卷四十九 吴书四
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 (603)
- 白话三国志卷五十 吴书五
妃嫔传第五 (611)
- 白话三国志卷五十一 吴书六
宗室传第六 (617)
- 白话三国志卷五十二 吴书七
张顾诸葛步传第七 (624)
- 白话三国志卷五十三 吴书八
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639)
- 白话三国志卷五十四 吴书九
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649)
- 白话三国志卷五十五 吴书十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 (665)
- 白话三国志卷五十六 吴书十一
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第十一 (680)
- 白话三国志卷五十七 吴书十二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 (690)
- 白话三国志卷五十八 吴书十三
陆逊传第十三 (704)
- 白话三国志卷五十九 吴书十四
吴主五子传第十四 (720)
- 白话三国志卷六十 吴书十五
贺全吕周钟离传第十五 (729)
- 白话三国志卷六十一 吴书十六
潘濬陆凯传第十六 (743)

白话三国志卷六十二 吴书十七	
是仪胡综传第十七	(753)
白话三国志卷六十三 吴书十八	
吴范刘惇赵达传第十八	(761)
白话三国志卷六十四 吴书十九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765)
白话三国志卷六十五 吴书二十	
王楼贺韦华传第二十	(783)
附 录	
《华阳国志·陈寿传》	(799)
《晋书·陈寿传》	(800)

白话三国志卷二十九 魏书二十九

方技传第二十九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县人，又名雋。游学于徐州一带，精通多种经书。沛国相陈珪举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征召他出仕，他都没有接受任命。他通晓养生之术，年纪将近百岁了却还是青壮年时的容貌，当时的人都以为他已登仙。又精通医方药物，替人治病，配药不过几种，心里十分清楚剂量大小，不必称量。煎好立即服用，交待下服用规则，病人吃完药就能迅速痊愈。如当用灸，不过灼烧一二处穴位，每处不过七八个灸点，病也就治好了。如需施针，也不过扎一二处穴位，下针时说“针应当刺到某个地方，针已到，就出声告知”。病人说“已到”，应声拔针，病情也将很快好转。如果病积结在体内，针灸汤药之力不能达到，必须进行手术的，就饮用他的麻沸散，片刻间病人就像一场大醉毫无知觉，当即动刀破腹割取病灶。病因若在肠子内，便切开肠子予以清洗，然后缝好伤口敷上膏药，四五日之后开始恢复，没有什么痛楚，病人自己也没什么感觉，一个月左右，就能平复如初了。

原甘陵相的夫人怀孕已六个月，腹部疼痛不得安宁，华佗诊脉，说：“胎儿已死。”又让人用手触摸胎儿所在位置，在左边则是男胎，在右边则是女胎。摸胎的人说“在左”，于是让孕妇服下汤药，果然打下一男胎，孕妇的病当即好了。

县吏尹世苦于四肢疲劳，口中干渴，不愿听见人声，小便困难。华佗说：“试着做些热食吃下，能够出汗即可痊愈；倘若不能发汗，三天之后人就完了。”这人当即做热食但吃后无汗可出，华佗说：“元气已在体内耗尽，当哭泣而死。”后果如华佗所言。

府吏兒寻、李延住在一起，都觉头痛和身体发烧，症状完全相同。华佗说：“兒寻应当下泻，李延应当发汗。”有人诘问为何二人病情相同而治法各异，华佗说：“兒寻外实，李延内实，所以治疗方法应有分别。”随即给

两人开不同的药，第二天两人就都能起床了。

盐渎县的严昕与几个人一起等候华佗，华佗刚到，即问严昕说：“您身体好否？”严昕说：“自然跟平常一样。”华佗说：“您的脸上显示出患有急症，不要多喝酒。”严昕他们坐了一会告辞，走出几里地，严昕突然头晕从车上掉了下来，人们搀扶着他返回，用车送他到家，当天夜半时分就死了。

原督邮顿子献患病已差不多完全治好，去找华佗诊脉，华佗说：“还虚弱呢，尚未完全恢复，别干过于劳累的事，如和妻子同房就会死。临死的时候，舌头会吐出数寸。”顿子献的妻子听说丈夫的病已根除，从百余里之外赶来探望他，当夜留宿行房，隔三天之后发病，结果完全像华佗预言的那样。

督邮徐毅得病，华佗前往探视。徐毅对华佗说：“昨天让医官刘租用针刺胃管后，便苦于咳嗽不止，睡不安宁。”华佗说：“针没刺到胃管，误刺了肝脏，您的饮食会日趋减少，五天之内就没救了。”后来果如华佗所言。

东阳县陈叔山的小男孩二岁得病，下泻时常先哭，日见消瘦无力。请华佗诊病，华佗说：“他母亲怀他之时，阳气内养，乳中虚寒，这孩子得了母寒，所以使他不能及时获得健康的生长。”华佗给他四物女宛丸，十天就把病治好了。

彭城夫人夜里去厕所，手被毒虫螫伤，痛得呻吟呼叫无可奈何。华佗叫人把汤药烧到温热，夫人将手泡在药汤中，终于得以入睡，只是旁人反复给她换热汤，保持水温，第二天天明就好了。

军吏梅平得病，被斥退回家，他家住广陵，离到家还有二百里脚程时，在一个亲戚家过夜。不久，华佗偶然来此人家里，主人求华佗诊视梅平，华佗对梅平说：“您要是早点见到我，病情不至于发展到这个程度。如今已是病入膏肓了，火速赶回去还来得及和家人相见，五天后就会死。”梅平即时启程回家，他的死亡时间正如华佗预计的那样。

华佗走在路上，见一人有吞食困难的病，想吃东西却难以下咽，其家属正拉着病人去找大夫。华佗听见他的呻吟声，停车前去探视，对病人说：“过来的路边有卖饼人家，店里有蒜末大醋，买三升喝下去，此病自当没事。”病人当即按华佗的说法去做，立即吐出一条蛇，他们把蛇悬挂在车边，想去拜谢华佗，而华佗尚未回家，只有他家小孩在门前玩，迎面看见来人，自语道：“车边挂着蛇的病人，想必是遇见我父亲了。”那位病人

进屋坐，见华佗房内北墙上悬挂着十几条这样的蛇。

又有一个郡守得病，华佗认为这个人只要怒气大发病情即可好转，于是接受他很多财物却不给诊治，不久之后不辞而别，还留下书信辱骂郡守。郡守果然大怒，令人去追杀华佗。郡守的儿子知道个中奥妙，嘱咐手下人不得去追。郡守恼怒之极，吐出了几升黑血之后病也就好了。

又有一个士大夫自感不适，华佗说：“您的病藏得很深，应当开腹取出病灶。不过您的寿命也不会超过十年了，此病不至于危及您的生命，忍病十年，病与寿命当同时完结，不值得为了治病而剖开肚腹了。”士大夫不能忍受发病时的痛痒，下决心要去除病根。华佗于是为他动了手术，这人的病随即好转，十年后竟如华佗所言寿终正寝了。

广陵太守陈登得病，心中烦闷，面色发红而全无食欲。华佗诊脉说：“您的胃中有虫数升，将要成为你体内的毒疮，是吃腥物所致。”随即做二升汤药，让陈登先服一升，一会再全部喝下。服药后片刻之间，吐出三升多虫子，红头能动，半身还是生鱼肉，陈登的病也就痊愈了。华佗说：“这种病三年后还当复发，遇上良医才能获救。”到期果然复发，当时华佗不在，陈登不治而死。

曹操听说后征召华佗，让华佗常在自己左右。曹操患有头痛病，每当发病之时，即心烦意乱而目眩神迷，华佗施针于膈俞穴，往往应手即好。

李将军妻子病情危重，请华佗诊脉，华佗说：“伤了孕但死胎仍在。”将军说：“期间确实伤了孕，胎儿已经没了。”华佗说：“根据脉象，胎儿没掉。”将军认为并非如此。华佗离去后，病妇有所好转。百余天后再度复发，又叫华佗来看，华佗说：“脉象中明明跟上次一样显示胎在腹中。以前应生下两个小孩，一胎儿先生，因出血太多，后一胎儿没能及时生下。孕妇本人没有感觉，旁人也不懂得，没继续接生，于是这个胎儿就没能生下来。胎儿已死，血脉不再营养胎儿，使胎儿枯死贴连母背，所以使得孕妇后背疼痛。今当给予汤药，并且针扎一处穴道，这个死胎一定出来。”汤药喝过针也扎完，孕妇剧痛得好像快要生小孩一样。华佗说：“这个死胎枯萎的时间太长，不能自行出来，应请旁人助产。”果然生下一个死了的男胎，手脚齐全，但肤色发黑，长一尺左右。

华佗的绝妙医术，大抵都如上面所说。然而他原本是士人，后来把医术作为自己的职业，内心常常后悔，后来曹操亲自处理朝政，得病愈是严重，让华佗专门诊治。华佗说：“这种病短时间内很难治愈，应持续不停地

治疗,可以延寿。”华佗长时间离家难免思乡心切,因此说:“应当去家里整出一个治疗偏方才好,我打算回家一小段时间。”他回家之后,借口老妻有病多次请求延长假期不愿返回。曹操屡次写信催他,又命郡县官吏敦促。华佗仗着自己艺有专长讨厌受官府役使,仍然不肯上路。曹操大怒,派人前往华佗家里查看。如果华佗的妻子确实有病,赐给他小豆四十斛,并宽限其假期约定返回时间;如果华佗所言属于弄虚作假,就要将他收捕押送来京。结果华佗被传车押入许都监狱,经拷问自认有罪。荀彧为华佗求情说:“华佗医术实在高明,关系到解救人命。应当宽容赦免他。”曹操说:“不用担心,天下难道就没有像华佗这样的小人了吗?”于是将华佗拷打至死。华佗临死,拿出一卷书递给看管狱吏,说:“这本书有治病救人的法门。”狱吏害怕受到法律制裁而不敢接受,华佗也不勉强,取火把书烧了。华佗死后,曹操的头痛病没有根除。曹操说:“华佗能治好我这个毛病。那个小人故意拖延治疗我的病痛,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罢了,然而就算我不杀这小子,他最终也不会给我去除病根的。”及至后来爱子仓舒病重,曹操叹息道:“我后悔杀了华佗,使我的爱子枉死。”

起初,军中小吏李成患咳嗽不止之病,昼夜难以安枕,不时口吐脓血,他求华佗诊断。华佗说:“您得了肠臃病,您咳吐出来的东西,不是出自肺部。给您开两钱散剂,将吐出二升左右的脓血就止住了,赶紧调养,一个月就可稍稍起床,然后小心保重,一年就能恢复健康。十八年后会小有复发,服用此药,也就能再次好转。如果不能得到此药,只怕就逃不过一死了。”于是又给李成两钱散剂。李成拿到药,之后过了五六年,他的亲戚中有人得了跟他一样的病,那人对李成说:“你现在身体强壮,我快要死了,你何必没有急症却守着那些药等着不吉利的事情到来?先把药借我,等我病好,替你到华佗那儿另要就是。”李成把药给了这个亲戚。后因事到谯县,正值华佗被收押,仓猝间不忍心追着华佗要药。十八年之后,李成的病终于发作,无药可服,直至病死。

广陵县人吴普、彭城县人樊阿都随华佗学医。吴普严格遵循华佗的方法治病,不少人因为他的医术而得以痊愈。华佗对吴普说:“人体需要劳动,但不能劳累过度罢了。人体运动则胃气得以消除,血脉通畅,不会得病,就好像门枢经常活动而不易腐烂的道理一样。因此古代学仙的人练习导引,模仿熊攀枝悬挂的动作,模仿鸱鸟回顾的样子,曲伸肢体,活动各个关节,从而力保青春不老。我摸索了一套健身强体之术,名叫五禽

戏,其一为虎戏,其二为鹿戏,其三为熊戏,其四为猿戏,其五为鸟戏,也可以用来去病,并且利于强健腿脚,以此当作导引。如身体感到不适,站身做做一禽之戏,全身微微出汗,然后敷上粉,身体得以轻捷,食欲也因此大增。”吴普遵照练习,年纪九十余岁时,还耳聪目明,牙齿完整坚固。樊阿善长扎针。大凡行医者都说后背和前胸不能轻易施针,即使施针也深不过四分,而樊阿在后背施针深入一二寸,而在肚脐以上的巨阙等危险要穴更敢下针深达五六寸,施针后病人往往得以痊愈。樊阿向华佗求问利于人体健康的服用型丹药秘方,华佗传授他炼制漆叶青黏散。漆叶碎屑一升,青黏碎屑十四两,以此为配方标准,说坚持服用能除去三虫,利于五脏六腑,且身轻体健,使人头发不白。樊阿听从华佗的指导,活到一百余岁。漆叶到处都有,青黏生长在丰县、沛县、彭城及朝歌等地。

杜夔字公良,河南郡人。因他通晓音律而担任雅乐郎,中平五年,因病辞官。州、郡、司徒先后以礼征召聘,他因为当时的动乱而逃往荆州。荆州牧刘表让他和孟曜为汉帝郊庙朝会编排雅乐合奏,编排完成后,刘表打算当庭欣赏欣赏,杜夔规劝说:“而今将军宣称给天子调试合奏雅乐,却要在厅堂内演奏它,只怕这样子是不可以的吧!”刘表听取杜夔的意见而停止了这场演奏。后来刘表的儿子刘琮投降太祖曹操,曹操让杜夔担任军谋祭酒,参与太乐署职事,并命令杜夔创作雅乐。

杜夔善于音律,聪慧巧思过于常人,各种乐器,无所不能,只有歌舞非其所长。当时散郎邓静、尹齐擅长演唱雅乐,歌师尹胡能唱宗庙祭祀的乐曲,舞师冯肃、服养知晓前代的各种舞蹈,杜夔总管精研,远考各种古代经典,近采当世人文典故,教授讲习,制作乐器,继承恢复前代古乐,这些事都是从杜夔手里开始的。

黄初年间,杜夔任太乐令、协律都尉。当初,汉铸铜匠人柴玉心灵手巧且很有主见,各种形铸乐器,多出于他的手,也为当时达官贵人所赏识。杜夔命柴玉铸造铜钟,但钟的乐调清浊大多不合古法,为此多次让柴玉销毁重铸。柴玉极度厌烦。他认为杜夔关于乐调的清浊纯粹任随其意,所以对杜夔的要求很是抗拒。杜夔、柴玉将各自的意见禀报给曹操,曹操让取来所铸铜钟,让人交错敲击反复聆听,之后明白杜夔确实精于音律而柴玉平庸无知,于是降罪柴玉及其儿子们,让他们改为养马。文帝曹丕却喜欢并厚待柴玉,又因曾经下令杜夔和左骥等当着众宾客吹笙弹琴,

杜夔面有难色,为此曹丕对杜夔深感不满。后来借其他事由将杜夔关押起来,让左骥等人向他拜师学艺,杜夔声称自己研习的都是雅乐,而出仕做官皆基于这一基础,曹丕仍然不满,于是罢黜杜夔的官职,杜夔为此郁结而死。

杜夔的弟子有河南邵登、张泰、桑馥,这几人都官至太乐丞,而下邳县人陈颀任司律中郎将。自汉代左延年等人开始,精于音乐的可谓大有人在,但他们所擅长的都属民间俗乐,说到喜爱古代音乐及保持古音正统,这些人没有谁能赶得上杜夔的。

朱建平,沛国人。善于相面术,游走于民间替人相面,应验的事情不少。太祖曹操为魏国公,对朱建平的事迹有所耳闻,就召他担任郎官。文帝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曾有三十多位宾客在座,曹丕问朱建平自己的寿命能有多长,又让朱建平给所有在座宾客相面。朱建平说:“将军能活到八十岁,在四十岁的时候会有个小小的困厄,请用心保护自己。”又对夏侯威说:“您四十九岁时将担任州牧,同时会遭遇危难,如能避过困厄,可以活到七十,位列宰辅。”又对应璩说:“您六十二岁能任常伯,同时会遭遇困厄,之前一年,您会独自见到一条白狗,而旁人谁也不能见到。”又对曹彪说:“您将贵为藩王,到五十七岁这年当遭遇兵难,应善加提防。”

起初,颍川郡人荀攸和钟繇亲近友善。荀攸先死,儿子年幼。钟繇管理照料荀攸家事,想把荀攸的妾嫁掉。他给人写信说:“我和荀攸曾经一起让朱建平看相,朱建平说:‘荀攸虽然年轻,但他的后事得托付给钟君。’我当时还调笑荀攸说:‘只需把你的爱妾阿莺嫁出去罢了。’没想到荀攸果真早死,当时的戏言竟应验了!今天想把阿莺嫁出去,让她找个好人家。回想朱建平相术的高超神妙,就算是古代唐举、许负之类那样的相术名家又能在什么地方比他更高一筹呢!”

黄初七年,文帝曹丕年四十,病情危重,他对身边人说:“朱建平说我的寿命八十岁,是每个昼夜相加计算的,我将与你们永别了。”没多久,果然驾崩了。夏侯威担任兖州刺史的时候,恰好是四十九岁,当年的十二月上旬患病,想起朱建平先前所说,自己料想必死无疑,于是预先写下遗书并做好了丧葬准备,都按丧事办理。到该月下旬病情好转,眼看着即将完全康复。三十日傍晚,请来主要州吏摆下宴席,说:“我的病渐渐好了,明天鸡鸣,我就五十岁了,朱建平的预言说我四十九岁有生死之劫,果真就

要躲过去了。”夏侯威宴罢客散之后，闭目入睡时疾病发作，夜半时分就死了。应璩六十一岁任侍中，来宫中轮值，忽然看到一条白狗，他问在旁众人，都说没谁看见。于是应璩频频招聚亲朋好友，并且抓紧回乡游览，设宴饮酒自寻乐趣，过了一年，正好是六十三岁去世。曹彪被封为楚王，当年五十七岁，因与王凌通谋反叛获罪，被朝廷赐死。大凡所说上面这样一些人的吉凶祸福，没有一件不是吻合朱建平当年的预言的，不能一一列举，所以只大略记述几件事。据说只有给司空王昶、征北将军程喜、中领军王肃相面的预测与结果互有差池。王肃六十二岁这年，病情危重，众多医生都认为不可能治愈。王肃的夫人问王肃有什么遗言，王肃说：“朱建平给我看相说我能年过七十，位至三公，如今都还没到应验的时限，这个时候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但王肃终究病死。

朱建平还善于相马。文帝曹丕准备外出，侍从牵马进宫，朱建平在路上遇见说：“看这匹马的样子，今天必死。”曹丕正要上马，那马讨厌曹丕衣服上的香气，受惊咬了曹丕的膝盖，曹丕大怒，当即把马杀死。朱建平在黄初年间去世。

周宣，字孔和，乐安县人。曾为郡吏。太守杨沛梦见有人对他说：“八月一日曹公会来，必定会给您手杖，给您饮用药酒。”杨沛让周宣占梦。当时正是黄巾军纵横之时，周宣回答说：“手杖是为了帮助弱者，药能替人治病，八月一日，黄巾贼一定会被消灭。”到八月一日那天，黄巾军果然一败涂地。后来东平县人刘桢梦见蛇生四足，在门中打洞盘踞，他让周宣占这个梦，周宣说：“这个梦有关国家大事，跟你的家事毫无关联。朝廷会要剿杀那些作贼的女子。”不久，果然有女贼郑、姜等人全都遭到诛杀，这是因为蛇是女子的征兆，而脚不宜为蛇所有的缘故。

文帝曹丕问周宣说：“我梦见宫殿上掉下两片瓦来，化为一双鸳鸯，这是什么兆头呢？”周宣说：“后宫必定有人要暴病死亡。”曹丕说：“我只不过骗你而已。”周宣说：“大凡梦出于意念，若能以物态加以表述，便会涉及吉凶。”话未落音，就有黄门令前来禀报说后宫发生了宫人彼此残杀的事故。没过多久，曹丕又问周宣道：“我昨晚梦见一股青气拔地升天。”周宣说：“天下恐怕会有一个显贵女子冤死。”当时，曹丕已派使者赐给甄皇后命她自裁的诏书，听了周宣的话心生悔意，当下派人去追赶使者已经望尘莫及了。曹丕又问周宣：“我梦见自己摩擦铜钱上的文字，只想着

磨掉它却偏是更加明亮起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周宣怅然不答。曹丕再问,周宣回答说:“这自是陛下的家务事了,您意有所为而皇太后拒不认可,因此钱文越磨反而越亮。”当时曹丕执意要办弟弟曹植一条重罪,但迫于皇太后的压力,最终给曹植贬爵了事。曹丕任命周宣做中郎,属太史管辖。

曾经有人问周宣:“我昨夜梦见一条小狗,这是什么征兆?”周宣说:“您将要得到一顿美味佳肴了。”不久,这人外出办事,果然遇上一顿丰盛的美餐。同一人后来又问周宣:“昨夜我再次梦见小狗,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周宣说:“你将发生摔下车跌断脚的事故,应当警惕谨慎啊。”不久,果然应验了周宣的话。后来这人再问周宣:“我昨夜又梦见小狗,是什么道理呢?”周宣说:“您家要失火,应小心防范。”不久这人家里果然发生了火灾。事后这人对周宣说:“我前后所说的三个梦,其实全都没有过那样的梦。仅仅想试试您的占术罢了,为什么却都应验了呢?”周宣回答说:“这是神灵触动您让您说出来,所以和真梦没什么区别。”这人又问周宣说:“我所说三次梦都是看见小狗但预示的东西却各不相同,这又是什么原因?”周宣说:“小狗是祭神之物。所以您第一次梦见它,理当得到饮食。祭祀完毕,则有小狗被车轧过的仪式,所以您的第二个梦预示着您将从车上掉下来摔断脚。小狗在被辗过之后,一定要被焚烧,所以您最后一个梦预示着家里即将失火。”周宣占梦,大都类此。他所占过的梦最终应验的十居八九,当时的人把他和朱建平相术相提并论。其余效验就不再一一列举。周宣在魏明帝末年去世。

管辂,字公明,平原郡人。长相粗俗丑陋,毫无威武仪容并且好酒贪杯,饮食与言谈嬉戏,不分对象,因此人们大多喜欢他却并不尊重他。

管辂的父亲是管理利漕的官员,利漕居民郭恩兄弟三人,都患有不能走路的足疾,让管辂占卜原因何在。管辂说:“卦里显示有您本家先人坟墓,墓里有一女鬼,不是您的伯母,应当是叔母。从前饥馑之年,曾有了为了贪图她家几升米的人,将她推入井中,她在井中呻吟呼救,井上的人又推下一块大石头,砸破了她的头,孤魂冤痛,自己向上天控诉。”于是郭恩哭泣着认了罪。

广平刘奉林的妻子病势危重,已买好棺材准备后事。当时是正月,让管辂占上一卦,管辂占毕说:“她将命绝于八月辛卯日的正午时分。”刘奉

林认为一定不会这样，而他妻子渐渐好转，到秋天疾病发作，死去的时间全都吻合管辂所说。

管辂去见安平太守王基，王基让他占卦，管辂说：“应该会有一卑贱女子，生下一个男孩，男孩刚落地就自己走入灶里而死。又床上会有一条大蛇嘴叼毛笔，一家大小全能看到这一幕，而蛇又会很快就离去。又有一只乌鸦飞入室内，与燕子相斗，燕子死，乌鸦飞走。有这么三件怪事。”王基大惊，忙问卦象包含的吉凶。管辂说：“不过是因这官舍年载过久，所以有魍魅魍魉作祟罢了。小儿出生会走，不是他自己能走，只是火精宋无忌抓着他走入灶中。大蛇叼笔，只是老书佐成精变化的罢了。乌鸦与燕子相斗，只是老门卫的精魂作怪。现今卦上只显卦象而不见凶咎，可知并非灾异的征兆，不必为此忧虑。”王基家后来终究没事。

当时信都县令家里的女眷们突觉惊惧恐慌，她们交替患病，县令让管辂占问休咎。管辂说：“您家北面房屋西头有两个死男子，一男握矛，一男举弓箭，两人头在墙，脚在墙外。持矛者管刺头，所以女眷们头痛得抬不起来。握弓箭者管射胸射腹，所以女眷们心痛肚子痛不能饮食。两死者的魂魄白天四处游动，入夜就来害人患病，所以女眷们会觉得惊恐不安。”于是县令派人挖出尸骨迁移到别处，家中女眷们的病就都痊愈了。

清河县人王经辞官回家，管辂去看他。王经说：“近来有一怪事，我不喜欢它，要麻烦你算上一卦。”算卦完毕，管辂说：“吉卦，不是凶怪。您夜晚在堂屋窗户之前，见到一束流光形如燕雀，飞入您的怀中，还嚶嚶有声，您为此心怀不安，解开衣服徘徊，还叫来您妻子，寻觅这流光的余光。”王经大笑说：“确实和你说的一模一样。”管辂说：“吉祥，这是升官的征兆，会很快应验的。”不久，王经果然升为江夏太守。

管辂又到郭恩家，有只鸠鸟飞来停在他家房梁上，叫声十分悲戚。管辂说：“应当有一老人从东方来，带着一头猪，一壶酒。主人虽然欢喜，但会发生小小的事故。”第二天果然有客到来，一如管辂所占。郭恩让客人少饮酒、不吃肉、小心火烛，但在射野鸡做菜时，箭从树枝上反弹射中一名几岁小女孩的手，鲜血直流吓得小孩惊恐失色。

管辂去安德县令刘长仁家，有喜鹊一路鸣叫着飞到他家房顶，叫声十分急促。管辂说：“喜鹊说东北方向有个妇人昨晚杀死了自己丈夫，准备牵连家住她家西面的妇女的丈夫离娄涉案，时间不会超过傍晚时分，告状的人就会到了。”到当天黄昏，果然就有东北方向跟那杀夫之妇同村